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程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七

驚

錢塘魏之琬撰

張子和治衛得新之妻旅中宿于樓上夜值盜劫人燒
舍驚墮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
躡足而行莫敢冒觸有聲歲餘不痊諸醫作心病治
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張見而斷之曰驚者

謂陽從外入也恐者陰從內出也驚者謂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按高椅之上當面前置一小几張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張曰我以木擊几何以驚乎伺少定擊之驚又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遣人畫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張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門窗自

夕達曙夫驚者神上越上從下擊几使其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雖聞雷亦不驚德新素不喜至是終身厭服如有人言張不知醫者執戈以逐之

張謂卜曰汝妻亦當病卜曰太醫未見吾妻何以知之曰爾感此驚幾年矣卜曰當被火時我正在草堂中熟寐人驚喚我睡中驚不能言火已塞門我父拽出我火中今五年矣張曰汝胆伏火驚甲木乘脾土是少陽相火乘脾脾中有熱故能食而殺穀熱雖能化

穀其精氣不完汝必無子蓋敗經反損婦人汝妻必手足熱四肢無力經血不時卜曰吾妻實如此亦已五年矣他日門人因觀內經言先瀉所以勝次瀉所勝之論其法何如以問張張曰且如膽木乘脾土此土不勝木也不勝之氣尋救于子已土能生庚金庚為大腸味辛者為金故大加生薑以伐木然不開脾土無由行也遂用舟車丸先通其閉塞之路是先瀉其所不勝後用薑汁調瀋川散大下之次瀉其所勝

也大抵陽干尅陽干腑尅腑臟尅臟

卜氏子年二十八歲病身弱四肢無力面色蒼黃左脇下身側上下如腎狀每發則痛無時食亦減大便如常小便微黃已二三載矣諸醫窮救張治之視其部分乃足厥陰肝經兼足少陽膽經也曰甲膽乙肝故青其黃者脾也診膽脈小此因驚也驚則膽受邪腹中常有驚涎綠水病人曰昔曾屯軍被火自是而疾作乃夜以舟車一百五十九濬川散四五錢加生薑自然汁平旦果下綠水四五行或間大加

生薑何也曰辛能尅木也下後覺微痛令再下之比前藥減三之一又下綠水三四行痛止思食反有力

張路玉治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患頻仍近于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禁目瞠診其氣口數甚而促弦大而亢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或謂症犯條疑不出五日當斃張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熱散漫今拈著衣被儘力扑摘定為夾驚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

怒而何況脉來見促當是氣中結殊非代脉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用鈎藤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匙連夜製服服後即得安寐六脉亦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牛黃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去結屎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脉靜人安數日平復如常老僧悟菴心悸善恐遍服補心養血之藥不應天王補心丹服過數斤驚悸轉增面目四肢微有浮腫之狀求張治察其形肥白不堅診其脉濡弱而滑此氣虛

痰飲浸積于膈上也以導痰湯稍加參桂通其陽氣
數服而悸恐悉除更以六君子加桂水泛作丸調補
中氣而安

吳孚先治王兵憲患驚悸時或煩躁夜更靡寧右關虛
弱左寸尤甚與加味歸脾二十劑全愈

龔子才治一童子因用心過度少寐驚悸怔忡惡寒先
用補中益氣湯茯苓棗仁遠志惡寒漸止又用加味
歸脾湯驚悸稍安再用養心湯而安

杜某治林學士子居常喜食海蛤飲食之頃未嘗不設
至十八年忽面色頓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皆謂勞
瘵之疾百療不瘳杜脉之曰非病何以知之雖瘦削
面青精神不減問學士子秀才好食甚物曰多食南
海中味杜曰但多服生津液藥病當自愈如是經兩
月面色漸有紅潤意夜亦無驚悸林問所以然杜曰
王冰素問云鹽發渴乃勝血之症海味加鹽物既多
食使心血漸衰則夜驚悸今既去鹹用生津液之藥

人且少壯血津易生故疾去乃安矣

薛立齋治一婦人勞則心跳怔忡寒熱往來用歸脾湯為主佐以八珍湯諸症悉愈又用加味逍遙散寧志丸而安後復作服歸脾寧志藥即愈

一婦人患驚悸怔忡日晡發熱月經過期飲食少思用八珍湯加遠志山藥棗仁三十餘劑漸愈佐以歸脾湯全愈後因勞發熱食少體倦用補中益氣湯又因怒適月經去血不止前症復作先以加味逍遙散熱

退經止又用養心湯治之而痊

一婦人驚悸怔忡自汗盜汗飲食不甘怠惰嗜卧用歸脾湯而愈至年餘懷鬱結患前症兼衄便血仍用前湯而愈

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于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

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諡恭僖官其一

子卹典有加明太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

明史金陵瑣事亦載

此則其藥乃大黃桃仁紅花等

馬元儀治一人患心悸症肢體倦怠或以陰虛治之不效診其脉浮虛無力蓋得焦勞思慮傷心也內經云心痺者脉不通煩則心下鼓又原病式云水衰火旺

心胸躁動

據此則是陰虛矣且後面于二句又無發明又何必勉強攔入

其言脉不

通者正以焦勞太過心臟之脉鬱而不通也鬱則傷血而動君火故悸動不寧也心之下脾位脾受心病鬱而生涎精液不生清陽不布故四肢無氣以動而倦怠也法宜大補心脾乃與歸脾湯二十劑即以此方作丸服之全愈

章氏婦因失恃于歸勞心悵鬱形志倍傷遂心悸恍惚身體如在舟車雲霧中或與降氣理痰之劑不應診

之兩脉虛微尺脉倍弱曰夏勞過度則脾損脾虛必盜母氣以自救故心虛而悸心藏神為十二官之主虛則無所聽命而恍惚不安也宜大培土氣則脾自復不仰結于心而心亦安神亦守矣與人參附子理中湯一劑而安四劑神氣大復脉和而愈

仲氏女因驚恐即發熱神昏語言錯妄脉之右結瀦左浮弦此雖驚恐而得實先因悵鬱所傷也凡鬱則肺金必虧肝脉因之寡畏而妄行腎水因之失養而不

足加以驚恐則腎益傷而肝愈擾其發熱者風木內
甚也神昏者火熱上騰也宜舒通肺氣以制肝生腎
用瓜仁紫菀枳殼桔梗杏仁蘇子秦艽膽星二劑右
脉透神氣清加生首烏黃連二劑熱亦退再以生地
三錢首烏五錢遠志一錢牛膝知母膽星一錢貝母
橘紅茯神各一錢甘草五分而愈蓋金氣治則木受
制而水得所養一舉而三善備矣若泥驚恐所致而
用金石腦麝之品不幾延寇入室乎

高逢辰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遇一巨人醉卧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李氏云心小腸受盛腑也因驚而心火散心虛腎冷而然其傷心之驗歟

醫說

續編

按經云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為水火不交二臟俱病臟既受病腑欲專為其可得乎此受盛職廢運化無權而滲泄不禁矣

原注

長山徐嫗溝驚痰初發手足顫掉褫去衣裳羸而奔或

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魅所惑周漢卿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

續文粹全上

繆仲淳治顧太學叔夏內人舟中為火所驚身熱羸弱幾成勞瘵症醫誤投參芪勢危甚以清肌安神之劑與之戒以勿求速效凡十數劑而安麥冬青蒿子銀柴胡桑皮枇杷葉各二錢炙鱉甲苡仁各三錢五味白芍生地各一錢

施沛然治呂孝廉沈僕患驚悸三月聞響則甚遇夜則

恐恐甚則上屋踰垣旋食旋飢日啖飯無算咸謂心偏失神用補心湯益甚脈之右關洪數無倫兩尺浮大按之極濡病得于酒且內腎水枯渴客熱犯胃經又腎主恐又曰胃熱亦令人恐又曰消穀則令人飢又曰足陽明病聞木音則惕然驚甚則踰垣上屋此病在胃與腎脾合胃心屬火是脾之母補心則胃益實火盛則水益涸故藥之而病反甚也但病本在腎而標在胃也先治其標用瀉黃散後治其本用腎氣丸

一病而寒熱並用補瀉兼施第服瀉黃散三日當不
飢矣服腎氣丸十日當不恐矣已而果然

一儒者苦學久困場屋得疾吐衄盈盆疴羸骨立夜卧
交睫即夢鬪敗爭負恐怖之狀不可形容如是十載
每勞則發用正心安神不效一日讀藏氣法時論乃
知人魂藏于肝肝又藏血作文既苦衄血又傷則魂
失養故交睫若此知非峻補不奏功乃以酒鎔鹿角
膠空腹飲之五日而睡卧安半月而肌肉生一月而

神氣復始能出戶

朱氏選

張景岳治一強壯少年遭酷吏之恐病似脹非脹似熱非熱絕食而困衆謂痰火宜清中焦診之曰此恐懼內傷少陽氣索而病及心腎大虧之症也遂加溫補兼治心脾一月而起愈後雖氣健如初而陽寂不舉告之曰根蒂若斯腎傷已極非少壯所宜之兆速宜培養心腎庶免他虞彼反以恐嚇為疑全不之信未及半載竟復病而歿惜哉

朱氏選

顛狂

孫兆治相國寺僧充患癲疾經半年遍服名醫藥不效
僧俗兄潘氏家富召孫療之孫曰今夜睡著明後日
便愈也潘曰且告投藥報恩不忘孫曰有鹹物但師
喫待渴却來道至夜僧果渴孫至遂求溫酒一角調
藥一服與之有頃再索酒與之半角其僧遂睡兩晝
夜乃覺人事如故潘謝孫問治法曰衆人能安神矣
而不能使神昏得睡此乃靈苑方中硃砂棗仁乳香

散也人不能用耳辰砂一兩光明有牆壁者素仁半兩微炒乳香半兩光瑩者右量所患人飲酒幾何先令恣飲沉醉但勿令吐至靜室中以前藥都作一服溫酒調下作一盞調之令頓飲如飲酒素少人但以隨取醉服藥訖便安置牀枕令卧病淺者半日至一日病深者三兩日令家人潜伺之鼻息勻調但勿喚覺亦不可驚觸使覺待其自醒即神魂定萬一驚悟不可復治正肅吳公少時心病服此一劑五日方寤

遂瘥

醫藥
綱目

浙江一婦人顛狂不止醫以瓜蒂半兩為末每一錢
重井花水調滿一盞投之隨得大吐吐後熟睡勿令
驚動自此無恙

全上

竇材治一人得風狂已五年時發時止百法不效竇為
灌睡聖散三錢先灸巨闕三十壯醒時再服又灸心
俞五十壯服鎮心丹一料竇曰病患已久須大發一
回方愈後果大發一日全好又一婦人產後得此症

亦如前灸服薑附湯而愈

張子和治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爬搔數年不已兩手脉皆洪大如絙繩斷之曰口為飛門胃為賁門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陽明經起于鼻交頤之中旁納太陽下循鼻柱交人中環唇下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經言陽明之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言不避親疎又况肝主謀膽主決徭役迫遽則財

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不能決屈無所伸怒無所洩心
火礧礧遂成陽明金然胃本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
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狂乃命置燠室中涌而
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
謂此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
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瘀血相襍而下數升乃
康以通聖散調其後大下則是土鬱奪之也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

罵言涌出氣力加倍三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問鬼
跳巫殊不知顧丹砂牛黃犀珠腦射資財散去室中
蕭然張以車輪埋之地中約高二丈許上安中等車
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足盆之狀縛病人于其上使
之伏卧以軟裯襯之令一人于上坐機一枚以棒攪
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痰沫一二斗許繞車輪
數匝甚病人曰我不堪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
涼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乃罷矣

范純佑女喪夫發狂閉之室中夜斷窓櫺登桃樹上食
桃花幾盡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按此亦驚恐傷
肝痰挾敗血遂致發狂偶得桃花利痰飲散滯血之
功與張仲景治積熱發狂用承氣湯畜血發狂用桃
仁承氣湯之意相同

蘇鶚杜陽編
本草綱目

一婦人顛狂十年至人授以真鬱金七兩明礬三兩為
末薄糊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初服心胸
間有物脫去神氣洒然再服而甦此驚憂痰血絡聚

心竅所致鬱金入心去惡血明礬化頑痰故也

本草綱目

龔子才治一人顛狂亂打走叫上屋用瓜蒂散吐出其痰數升又以承氣湯下之而愈

一人患心風即是痰迷心竅發狂用真花藥石煅黃酒淬一次為細末每服一錢黃酒下

一婦人發狂棄衣而走踰屋上垣不識親疎狂言妄語人挈不住諸醫束手龔令家人將涼水亂潑不計其數須臾倒仆脉之六部俱弦數有力此熱極生風也

用防風通聖散加生地黃黃連桃仁紅花丹皮三劑而安後服祛風至寶丹全愈

凌漢章治金華富家婦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凌視曰是謂喪心吾針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二人堅持用涼噴而針之果

愈

明史

孫文垣治吳某以績學勞心有星士決其發解適以瘡作不能終場遂抑鬱而成顛狂或悲或歌或鼓掌或

頓足甚則罵詈不避親疎診之面白而青兩寸短瀋
左關弦右關滑兩尺平此心肺之神不足志願高而
不遂鬱結不舒津液生痰而不生血又攻痰尅伐太
過心神不得養故昏亂無所攝持經云主不明則十
二經危按此則宜補養收斂精神兼之清痰可萬全
也用棗仁人參茯苓甘草丹參當歸以補心安神黃
連竹茹以清肝膽之火元參佐之外以龍齒珍珠羚
羊角牛黃膽星天麻青黛辰砂全蝎冰片黃連甘草

膏為丸金箔為衣調理而愈

張路玉治黃文學識妄顛仆數月來或六七日一發或

一日二三發發則大吐涎水血沫或一日半日而甦

狀同
癇症

晝夜恒見亡婢僕婦二鬼纏綿或時昏憤不省

或時妄言妄見精神氣不時下脫不能收攝服二冬

二地連柏金櫻石蓮之屬反作瀉不食診之寸盛尺

微前大後小按之忽無舉之忽有知為神氣浮散之

候因與六君子加龍齒菖蒲遠志送養正丹間續而

進前後共六七服是後讖妄顛仆絕不復發邪祟亦
不復見惟夢泄而為平時痼疾更與平補鎮心丹兩
月而愈

此與前孫案症治大同

一婦人狂言叫罵歌笑不常似祟憑依一邊眼與口角
弔起或作狂治或作心風治皆不效乃是舊有頭風
之病風痰使然用芎辛散加防風服之頓愈

婦科鄭青山因治病不順沉思徹夜兼受他醫諷言心

甚懷憤天明病者霍然憤喜交集病家設酌酬之而

諷者已遁憤無從洩忽然大叫發狂

即是觀之業醫者亦可憐哉有

志之士慎勿為此彼云不可不知醫者非聖人之言也

同道治之罔效一日王

道來往候索已服未服等方視之一併毀棄曰此神

不守舍之虛症豈豁痰理氣清火藥所克效哉遂令

覓上好人參二兩一味煎湯服之頓安三啜而病如

失更與歸脾湯調理而愈

醫通

李士材治張少椿女以喪子悲傷忽當雷雨交作大恐

苦無所避旦日或泣或笑或自語或罵詈如見鬼祟
診其心脉浮滑餘皆沈細此氣血兩虧憂恐傷心心
傷則熱熱積生風也以滾痰丸用桔梗延胡索陳皮
杏仁煎湯送下出痰積甚多而愈

醫通

龔子才治一女子年二十歲未婚患每見男子咬住不
放後昏倒陰戶流出冷精頃間即醒其厥陰肝脉弦
出寸口乃陰盛思男子不可得也令其父母用棍痛
責使之思痛而失慾也後服抑青丸而愈

韓貽豐治永和一少年患風狂百治不效其父兄縛送
求治為針百會二十針升堂公坐呼少年前來命去
其縛予杖者十杖畢而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也

神針

心
法

一婦因夫病垂危心患之乃夫病愈婦即病風狂晝夜
不思眠食白日裸身狂走或登高阜或上窰房莫能
禁也乞韓治將至其家其婦正在袒裼狂跳中忽自
覓衣覆體斂容屏息若有所俟者隣媼訝之初不解

其何意俄而韓至令之跪則跪因跪而受針

時韓為本邑宰

為針其百會一穴鬼眼二穴各二十一針針畢即叩頭謝曰吾今不敢為祟矣願乞饒命吾去矣言畢而醒

柴嶠青治少京兆傅嘉言夫人忽患顛症診知胸有鬱結投以逍遙散加鬱金香附兩劑而痴象頓愈惟神氣尚呆不語即用前方為散服三兩用靈苑方服之

而瘥

靈苑方見孫兆案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清苦因驚而顛或用風痰等藥愈甚薛用參芪歸朮濃煎佐以薑汁竹瀝三斤餘方愈王海藏治許氏陽厥狂怒罵詈親疎或哭或歌六脉舉按無力身表如冰石發則叫呼聲高潔古云奪其食即已因不與之食乃以大承氣湯下得臟腑積穢數升狂稍寧數日復發復下如此五七次行大便數斗疾緩身溫脉生良愈此易老奪食之法也

大還網
目亦收

一人病顛脉喘且搏承氣湯數下而安

病機
沙篆

陳良甫治一女人眼見鬼物言語失常循衣直視衆醫
多用心藥治之無效乃投養正丹二貼煎乳香湯送
下以三生飲佐之立愈又一男子亦常病此症亦用
此藥收效養正丹與百一方抱膽丸無異抱膽丸內
無硫黃有乳香也自合方見效

良方

王執中治一士狂妄異常且欲打人病數日矣意其自
心疾為灸百會百會治疾故也又疑是鬼邪用秦承
祖灸鬼邪法併兩手大拇指用軟帛繩急縛定當肉

甲相接處灸七壯四處皆著火而後愈更有二貴人子亦有此患有醫生亦為灸此穴而愈

張子和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厥陽并于狂難經曰陽極則狂陰極則顛陽為腑陰為臟非陽熱而陰寒也熱并于陽則狂狂則生寒并于陰則顛顛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棄衣而走無所不為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六十

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助其

熱兩汗少解數汗方平

醫說
續編

廣筆記風顛病神方好犀角四兩剉末每用一兩加清水十椀入砂鍋內熬至一椀濾淨再加水十椀熬至二酒杯加淡竹葉四兩水六椀煎二椀渣去加犀角汁同服盡四劑即愈

汪石山治一人縣差挈犯人以鐵索頂所犯行至中途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騙威逼致死所差脫罪

未免費財憂憤成病如醉如癡謬言妄語無復知識
診之曰此以費財而憂必得喜乃愈藥豈能治哉令
其鎔錫作銀數錠置其側病者見之果喜握視不置
後病遂愈此以喜勝憂也

劉宏璧治一富室女正梳洗間忽見二婦相拘方奔逸
復擠至遂大叫叫後乃大哭哭已即發狂寒熱相繼
目眩不眠以為鬼祟召巫符咒而病益困診之肺脉
直上魚際肝亦雙弦知所見者即本身之魂魄也蓋

肺藏魂肝藏魄因此小柴胡湯去甘草而外加羚羊
角龍骨牡蠣清肺肝鎮驚怯一服而安

癰

竇材治一人病癰三年餘灸中脘五十壯即愈又一婦
病癰已十年灸中脘五十壯愈凡人有此疾惟灸法
取效最速藥不及也

張子和云一婦病風癰自六七歲因驚風得之後每三
二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歲至四十

歲則日作甚至一日十餘作遂昏癡健忘求死而已
值歲大飢采百草而食于水濱見草若蔥狀采歸蒸
熟食之至五更忽覺心中不安吐痰如膠連日不止
約一二斗汗出如洗甚昏困三日後遂輕健病去食
進百脉皆和以所食蔥訪之乃慙蔥苗也即本草藜
蘆是也

龔子才治王大叅子年十八患癇每發即仆地吐涎不
省人事少頃復甦或一月一發或兩月發四五次已

七年遍醫不效診之六脉滑數人迎緊盛此氣血虛而有寒痰壅併也以追風祛痰丸加入參當歸黃連各一兩安神丸二藥兼服未及半年而痊後有數人俱如此治而愈

馮楚瞻治金氏子年十四患癰病羣醫不效針灸繼之消痰鎮墜其發更甚且頻診脉洪弦有力惟兩尺俱弱此陰虧之極孤陽斂火性上炎僵仆諸候乃發理所然也消痰鎮墜不更耗陰分乎乃令空心淡鹽湯

吞加味八味丸四五錢以使真陽藏納然陽無陰斂
何能久藏火無水制難免浮越隨以重濁大料壯水
之劑繼之以助其封蟄之勢則水火得其所矣下午
乃服調補氣血養心清肺和肝之膏滋一丸如是調
理兩月精神補長癰症不治而愈

楊秉六治翁姓病癰症每日至子時必僵仆手足勁硬
兩目直視不能出聲其狀若死必至午後方甦甦則
言動依然飲食如故別無他病如是者三年累無虛

日徧治不痊楊視其氣色晦滯口眼呆瞪面若失神
上下眼胞黑暈舌狀如無皮脉則右關虛大而滑右
寸若有散意曰此非癰症也乃痰厥也必因驚而得
蓋為君主驚則心胞氣散君火受傷致脾土不生中
州虧損不能攝水因而生痰夫痰隨氣升降者也天
地之氣升于子而降于午人身亦然當子時一陽生
其氣上升痰亦與之俱升逢虛則入迷于包絡之中
故不省人事僵仆若死也至午時一陰生其氣下降

痰亦隨之同降包絡得清虛而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矣詢之數年前果受驚幾死今因驚致損因損致痰
然鎮驚消痰皆益也惟有補其君火箍其包絡俾其
氣不散則痰不能侵擾而為害且君火漸旺則能生
土以攝水其痰不消而自消矣養榮湯去遠志倍棗
仁五味白芍一劑是晚即不發五日連服十劑皆貼
然安卧至晚留一方而別

薛立齋診鴻臚王之室人素有癰症遇勞役怒氣則發

良久自醒一日因飲食勞役失宜發而半日方醒不能言語或以為風中于臟用祛風化痰順氣之劑及牛黃清心丸病益甚六脉浮大兩寸虛而不及本部且進飲食曰此脾胃之氣傷也若風中于臟禍在反掌彼不信仍用風藥後果卒

劉宏璧治一女年方及笄忽染怪病醫莫能識邀視牙關緊閉手足抽搐目睛上瞪晝夜兩發非癇而何甦後腹內攪痛欲吐不得冷汗淋漓皆肝木為祟察其邪不在表

裏在上下上部有熱下部有寒胸胃互異寒熱交戰
投以黃連湯勢漸殺再數劑輒頌更生蓋連以治熱
薑以治寒桂枝半夏祛風化痰參棗甘草輔心和中
使正氣建立邪氣分散而心應手矣

琇按癰症多由肝病兼挾痰火方中薑夏以豁痰
連桂以平肝甘草緩肝而和脾參棗補脾而壯肺
肺盛則木亦自平劉用此獲愈當矣然目之為怪
疾而曰上熱下寒迨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

也

笑哭

張子和次子自出妻之後日瘦語如瓮中此病在中也
常撚第三指失笑此心火也約半載日飲冰雪更服
涼劑張曰惡雪則愈矣其母懼其太寒張罵曰吾用
藥如鼓之應桴尚惡寒涼藥宜乎世俗之謗我也至
七日厭水不飲病日解矣

邱汝誠一女子恒笑不止求診問生平所愛何衣令著

之母與對飲故滴酒沾其帟女大怒病遂瘥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售于鄉伊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與太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為郵語云大諫治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發矣蓋醫者意也喜則傷心濟以悲而乃

和技進乎道矣

晉雲樓雜記

見說鈴

戴原禮治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
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戴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
火鬱于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發之是已遂用
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愈

兩浙名
賢錄

吳孚先治宋小泉發熱自汗肢體搖振或時自利嘔噦
間作倏爾喜笑倏爾悲哭語言錯亂六脉沉瀦微弱
此陰盛陽虛四君子加炮薑茯苓一劑知二劑已

管先生治一婦妊娠四五个月臟燥悲傷遇晝則慘切
淚下數次象若神靈如有所憑醫與巫皆無益與仲

景大棗湯一投而愈

醫學綱目

孫文垣表嫂孀居二十年矣右癱不能舉動不出戶者
三年今則神情恍惚口亂言常悲泣詰之荅曰自亦
不知為何故也兩寸脉短濇以石菖蒲遠志當歸茯
苓人參黃芪白朮附子晚蚕沙陳皮甘草服四帖稍
愈但悲泣如舊夜更泣因思仲景大棗小麥湯正與

此對與兩帖而瘳方用大棗十二枚小麥一合大甘
草炙三寸水煎飲此憂傷肺肺臟寒故多泣也

憂傷肺二

語本經文第參芪朮附實溫肺藥服之更泣大棗小
麥甘草實心脾藥服之而瘳何也喻嘉言謂為肺臟
燥而然似較錢仲陽治小兒哭叫又
肺臟寒有理謂金木相擊亦有見解

馬元儀治吳氏婦兩寸浮數餘脉虛瀦時悲哀不能自
禁喉間窒塞火升痰喘此悒鬱過多肺金受病也金
病則火動痰生火痰相搏氣湊于上故喘促不寧而
氣道不利也法當舒通肺鬱則火降痰清而悲哀喘

促諸症自已用紫苑乾葛枳殼桔梗半麴橘紅杏仁蘇
子一劑而神氣清再劑而悲哀息繼以人參白朮炙
草補其心氣遠志茯神寧其神志半麴廣皮導其痰
涎肉桂黃連以交心腎數劑而神復脉和再以歸脾
湯調理全愈

王執中母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會穴
而愈執中凡遇憂愁悽愴亦必灸此有疾者不可不
知信也

吳橋治胡有濡母中年親酒而踈穀忽心亂恍惚日夜
啼泣如不欲生橋始診之曰脉無他但此病非歲月
可已假令用藥即積寒涼而他病生但勿藥聽其自
愈顧語不入徧謁諸醫治踰年病益深逆橋復診橋
曰脉稍損于前然不為害第勿藥而聽其自愈耳母
敬諾每月橋視之橋持議如初勿藥踰年而愈

太函集

不眠

張子和治一富家婦人傷思慮過其二年不寐無藥可

療其夫求張治之張曰兩手脉俱緩此脾受之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婦大怒出汗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脉平

王思中治周氏患發熱咳嗽以陰虛內傷治愈劇經月不得眠王診之曰此謂懸飲乃鬱氣所致氣不升降則液停積漸成飲囊法當開鬱行氣每劑用荷葉蒂七枚一服而鼾睡數日平復

吳江縣志

張漣水名康忠嘗治董尚書潯陽不眠用百部一兩半
夏一兩董即得美睡酬之百金董既睡夢為役夫牽
船行赤日中甚疲勞忽見涼樹美蔭甚樂大叫而寤
人謂張君二味藥即得百金董公百金乃得役夫一

息識小
錄 徐樹

孫文垣治潘景宇內人後半夜不眠肝火浮兩太陽及

眉稜骨痛

肝火上升
逆支絡

面黃肌瘦大便溏稍勞則體熱四

肢無力

皆肝陽盛
而脾陰虛

其脉左寸洪滑

肝脉
上溢

自春至秋皆

然此由脾虛肝心二經火盛然也

當云肝盛脾虛

先用四君

子加酒連柴胡扁豆澤瀉滑石調理夜與錢仲陽安

神九燈心湯下服八日得睡兩太陽亦不痛

黃連之功居多

繼用六君子加黃芪秦艽柴胡澤瀉當歸白芍黃柏

全安

盧不遠治聞子將母冬月心忽然如散而沉下便不得
睡幾三月矣脉之獨左關弱不能應指以為肝虛須
補其母當立春始安用熟地為君茯苓棗仁當歸人

參防風遠志佐之

防風遠志宜酌

服二十帖至期愈子將問

散不寐似屬心經何反以肝腎藥效而立春日應曰此得之脉也經曰肝不足則恐恐則氣下故先其令而疾作補水生木待時而元氣復也其沈下若散乃肝氣不得腎養認為心病者誤矣

李士材治張侗初善怒善鬱且酬應繁劇痛膈中痛甚夜不成寐醫用菖蒲枳朴木香豆蔻殊不知此症屬虛虛則濁陰不降神氣失守故痛且寤也遂以歸脾

湯倍用人參當歸不十劑而胸次快然安寢

醫通

張玉路治一少年因恐慮兩月不卧服安神補心藥無
算與以溫膽湯倍半夏柴胡一劑頓卧兩晝夜竟爾
霍然

一人遺精煩擾不得卧與六味丸料加棗仁數服而安
寢如常

一人瘡瘍久不收斂而不得卧瘍醫不能療令與大劑
十全大補而安

陸養愚治沈翰撰虹臺年近五旬體肥善酒而厚味常
露卧秋末冬初忽酒後煩躁不得寐或以安神養血
不效惟服清火清痰稍應後每易一方間瘥數日即
復如故惟大醉後得吐始熟寐一二時然日間則倦
不能起且飲食無味延至仲夏偶煩躁身痒以熱湯
澡浴是夜睡至天明由是臨卧必浴即不能長睡而
或一二更安寢若間日浴即不寐至立秋浴亦不應
八月間竟全不睡矣診之六脉沉濡兩寸尤甚自言

平日天氣稍暖即畏熱多汗自病後但煩悶而不畏
熱暑月竟無汗因思內經每有論無方獨不寐一條
兼有其方向今人不知用及用亦無效也經言不寐
之因則曰衛氣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陽氣
盛不得入于陰則陰虛故目不瞑又曰陽明逆不得
從其道故不得卧又曰胃不利則卧不安其言治療
之法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又曰決瀆壅塞
經絡大通陰陽和得其方以千里水揚之萬遍炊以

葦薪用秫米半夏煎飲其汁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久者三飲而已今得吐則睡是內壅塞須決也澡浴則睡是外之經絡須通也因用子和法以獨聖散三日約涌其涎飲盆許是夜身雖困倦然已得睡禁其厚味酒醴惟進稀粥五日後令密室中置沸湯數鍋使熱氣熏蒸中設一桶深湯澡浴之拭乾就寢用麻黃蘇葉乾葛防風威靈仙半夏各一兩照內經煎法熱服後覆之汗微微而來是夜睡始沈又將

息二日再以此法大汗之自此睡卧如常身體輕快
精神清爽六脉皆起且流利而病去矣

一人煩燥發熱肌體骨立目不得瞑已三年矣醫與清
熱養陰化痰安神之藥及千劑勿效一刻不得安卧
診之肝脉獨沉而數此怒火久伏而木鬱宜達用柴
胡四錢白芍二錢丹皮梔子各二錢五分甘草五分
桂枝四分藥進熟寐至一晝夜後逍遙散加人參九

服而愈

大還

李季蚪庶母因兒痘驚苦積勞虛煩不得卧心膽虛怯
觸事驚悸百藥不效家弟長文偶于友人所聞興化
陳丹崖療一女人甚奇其症與母類叩其方乃溫膽
湯也試之數劑而效半夏七錢竹茹枳實各三錢陳
皮四錢半茯苓甘草各二錢二分半分二劑薑棗煎
服外加棗仁五錢後因虛極加人參二錢質之仲淳
曰此必有痰而善飯者也果然

廣筆記

顧太學叔夏內人患陰虛火症徹夜不眠者兩月飲食

俱廢形體日削中外疑其必無救矣李為之診視決其必無大害第要多需時日耳用大劑人參棗仁茯苓遠志生地當歸五味麥冬因虛甚氣怯佐以琥珀辰砂金銀器之類約百餘劑而瘳後友人詢其故李謂此病雖屬虛幸臟腑無損心經雖有火幸不至燬肺多服補陰收斂之劑則水火自然升降所云壯水制陽光正此謂耳至于久病脉調身不發熱豈有他虞哉

錢國賓治陝西俞少川久以開羶店居杭體厚剛健偏嗜炙燂性燥多動肝氣年逾五旬終夜不寐者六年用痰火氣血之藥多矣早晨診候寸關洪浮有力若堅實之筋惟兩尺脉大熟思之以脉論肥人當沉今六脉洪浮有力以症論上身怕熱足反畏冷以藥論清補俱已盡服難經曰人之安睡神歸心魄歸肺魂歸肝意歸脾志藏腎五臟各安其位而寢且夜屬陰主靜日屬陽主動陰陽和平安然寤寐此六年不睡

乃陽亢症也當大泄其陽使陰氣漸復則寐矣用大
承氣湯加大黃二兩泄十餘行其人昏昏睡一日方醒
進以粥食愈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八

錢塘魏之琇撰

跌撲

陸養愚治沈華南原有濕熱痰積五旬時因乘馬墜地傷其左脇痛不可忍外科以膏散敷治之而愈然每疾走脇間一點微痛少息半日痛即止矣周甲偶患滯下小腹引左脇手不可按裏急後重或與香連

枳榔利止而痛不止發熱便時後重尤劇飲食全不思脈之沈弦有力左關尤甚曰痛者積瘀也治法云瘀血穢腐下焦令人不食則飲食不思者亦瘀也當急下之痛隨利減矣用潤字九加桃仁泥合丸之紅花湯送下二錢出稠痰椀許而腹脇抽痛更甚此瘀積動而未出故也再投二錢半日許又出稠痰椀許內有黑色如泥者一二塊痛仍不減脈尚沈弦而堅又投三錢半日許出泥色塊并稠痰數椀而痛頓減

腹脇即可按漸思飲食其脈亦和後以達氣養榮湯
加人參數劑而安

陸肖愚治甯見源年近古稀偶登舟失足墮水足大腿
挫氣作痛左脇亦引痛服藥已愈三月矣忽左股內
髀樞作痛或謂此乃肝經所絡之地高年肝血不足
虛而作痛或謂溫痰流注或謂肝經久鬱或謂崑崙
氣逆徧治痠腫日甚憎寒作熱脈之六部洪數而左
關尺帶弦因詢其曾有所傷否乃述前墮水之由曰

此必瘀血未盡留而成毒也視痛處已有膿在內令
延外科教以鍼破之出膿血數碗服大料參耆托裏
散數十劑而痊

一人因墜馬腰痛不止日輕夜重瘀血締矣與四物去
地加肉桂桃仁泥紅花蘇木四服大便下黑而痊

湖廣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戲墜地拗其頭骨
稍長竟不能伸朱守真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挈其
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矣朱懼而逸胡氏子頃許

復甦頭項復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

說順

張子和治張仲溫因登露臺高四尺許下臺胸一足外
踝腫起熱痛如火一醫欲以鉋鍼刺腫出血張急止
之曰胸已痛矣更加鍼二痛俱作何以忍也乃與神
祐丸八九十丸下二十餘行禁食熱物夜半腫處發
痒痛止行步如常張曰吾之此法十治十愈不誑後
人

一小兒七八歲膝被胸行行則痛數月矣張曰小病耳

以舟車丸通經散溫酒調而下之夜半涌泄齊行上吐一椀下泄半缶既上牀其小兒謂母曰膝臄痒不可任來日使服烏金丸壯其筋骨一月疾愈而走矣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為鍼腿去鍼有氣如烟出朝士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鍼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生死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鍼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鍼

曰此鍼下彼鍼跳出當至檐板言訖遂鍼入寸餘舊
穴之鍼沸然躍出果至檐板氣出之處泯然而合疾
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貽道士不
受啜茶一甌而去

逸史

石城尉戴堯臣試馬損大指血出淋漓用葱新折者煆
火煨熟剥皮其間有涕使將罨損處仍多煨葱續易
熱者或搗爛敷之而痛止翌日洗面不見痕迹宋推
官鮑縣尹皆得此方每有殺傷氣未絕者亟令用此

活人甚衆

本草綱目

龔子才治一男子墜馬腹有瘀血服藥下之遂發熱盜汗自汗脈浮瀉此重劑過傷氣血所致也投以十全大補湯益甚時或譫語此藥力未及而然以前藥加炮附子五錢服之即睡覺來頓安再劑而愈

張三錫云曾見一人因踢門用力遂小腹痛不止湯藥亂投臨死小腹腫青方悟往日受病之因也

孫文垣治一人梅瘡後偶遭一跌環跳脫出不能復入

科白疼痛殊甚兩足長短不齊此蓋瘀血流入科白
占滿故竅致骨不得復入也今但消去瘀血以行氣
活血之藥主之佐以下行嚮導之劑庶可復元用陳
年窖中磚瓦洗淨煨過四兩生地杜仲牛膝骨碎補丹
參赤芍各一兩五錢自然銅三兩蒲黃車前子蘇木
各一兩鹿角二兩元明粉五錢各為末以茅草根一
斤紅花四兩煎膏拌晒前藥煉蜜為丸梧子大每空
心及食前酒送下八九十九初足長出二寸餘服藥

後只差半寸設再製久服必能全愈惜素畏藥中道而止

李克齋家一鶴飛來馴熟不去以為祥瑞未幾鶴折其脰私心殊不喜因問有能接其脰骨者乎一人對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製之方用土鼈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灌之鶴脰如故但人上體傷食後服之下體傷空心服

之李公乃以其方傳于人

續金陵瑣事

張三錫云南京下浮橋梁回回丹藥每用二三釐瓜仁
搗泡酒下極驗遠近患損傷者競覓之要皆不外土
鼈自然銅第製法精耳

四川提督總兵官吳英說昔得秘方治撲打跌損傷極
効雖重傷瀕死但一絲未絕灌下立甦往在福建為
副將時軍中有二弁相鬪皆重傷其一則死矣吳聞
馳往視之惟心頭氣尚微煖亟命以藥灌入覺胸間

喀喀有聲不移時張目索食翌日遂能起行自後屢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野菊花一兩加童便無灰酒各一碗同煎熟服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鷄一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

入五加皮敷傷處接骨如神

居易錄

馮楚瞻于五十歲由藥城回都適有鄉人伐一大樹時風沙蔽目騎至樹撲人騎俱為壓倒正在腰脊間脊骨脫縫瘀如腰斬胸骨扇動腰膚青紫下體俱冷頭

汗如雨因憶跌撲傷損門中有一絲血入心即死之
語以酒冲童便服之頓覺臍下極冷氣逆上奔乃思
急固陽氣為主以人參一兩炒白朮六錢製附子三
錢煎服日二劑有外科老醫勸用破血行瘀之藥馮
曰傷在上者宜消瘀滯傷在下者宜補氣血此正法
也遂早晚用八味丸之加牛膝杜仲五味者各五錢
隨進參朮附湯各一劑緣右腎連脊受傷腎經祖氣
無根故不能寐併不能言一言一寐即逆氣上奔欲

絕憑仗藥力之猛得以接納藥後必進乾餅以壓之
腸中如火乾餅多進亦易消化八日始便並無點瘵
外以猪油熬化頭髮入十全大補加減煎膏以乳末
収之遍貼傷處七日後氣逆少緩半日後漸可寐言
月餘始能憑几而坐兩月餘始能扶立而脊骨突起
半寸終成痼疾自是精力大衰膝踝筋脈之間時有
痰痛然幸知破格為治得以全生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闢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

使自以指捏之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樺柳
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熨
之則如倍傷者以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
硬閱偽者不然故知之

司馬涑
水紀聞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閩者訴于州一流血被面經重
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
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
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

不令前乃畧加審覈呈狀收其仇家于獄餘皆釋之
友人問其故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救死矣則償
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
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
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懷故也未幾傷
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刀瘡藥方端午取韭菜
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敷創處即
止雖骨破亦合有奇効

韓貽豐攝永寧篆有部民被毆死已逾夕即單騎往驗
則遍身重傷僵挺無生氣矣因念死者父母年老貧
病惟此子死則二老必不能生不得已因取鍼鍼其
百會亦冀萬一非謂其必活也時天氣甚寒令村人
各解衣輪熨屍身又熬水令極熱探湯揉屍手足無
何屍得人氣體頓柔鍼至十四鍼忽喉中作響口鼻
微有氣診其脈脈忽動乃喜曰有救矣鍼至二十一
鍼則喉間大出聲痛哭手足能屈伸口稱遍體痛不

可忍則皆其被毆處也乃呼酒來以藥飲之傷處糝之以藥痛處以鍼鍼之責令亮首保辜調養如限內死仍抵償後傷者全愈求和息乃杖亮首而遣之

薛立齋治一男子墜馬傷頭并臂令葱搗爛炒熱罨患處以熱手熨之服末藥降聖丹而愈本草云葱大治傷損

小兒

張子和治一小兒約五六歲同隊小兒以蜀黍穢相擊

逆芒倒刺於咽中數日不下粥藥腫大發其家告張
張命取水依道經咒法以左手屈中指及無名指作
三山印坐水盞於其上右手掐印文是金鎗印脚踏
字立望太陽或燈火取氣一口次在淨水盞中咒曰
吾取老君東流順老君奉勅攝去毒水五托大帝尊
所到稱吾者各各現帝身急急如律令攝七遍吹在
盞中虛攪卓三次為定其兒嚙水下咽曰我可也三
五日腫散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

夷堅志云小兒誤吞稻芒著咽喉中不能出者名曰穀賊惟以鵝涎灌之即愈蓋鵝涎化穀相制耳

一兒誤吞一錢在咽中不下諸醫不能取亦不能下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淨白表紙令卷實如箸以刀縱橫亂割其端作翳髻之狀又別取一箸縛鍼鉤於其端今不可脫先下咽中輕提輕抑一探之覺鉤入錢竅然後以紙卷納之咽中與鉤尖相抵覺鉤尖入紙卷之端不礙肌肉提之而出

方雪瓢偶在鮑綠飲處談及名醫類案中以南礪砂治誤吞金及羊脰骨灰治法皆神驗座客有言麵筋灰治誤吞銅錢甚異者方默識之歸適隣家小兒誤吞銅錢哽喉間不能上下危急之際方即以法教之纔下咽錢自口中出其巧值如斯殆有鬼神使之耶因附記之其法以麵筋置新瓦上燒作炭研末用滾湯調溫服錢未下咽者即從口出已下咽者必從便出近又傳以生大蒜塞鼻中其錢立出尤為簡便第

未之試耳

張子和曰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物成疾而
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薪作食過饑數
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饑頓食之良
久注瀉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因悟內經
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甘物也
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銅鐵
所以下也

近有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
半斤即於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
可啖也

近峯閑畧
續醫說

舊案有僧用錫糖出眼中箭頭甚

捷

張景岳治王氏子甫周歲其母以一鐵釘與之玩弄吞
入喉間往視之見其母倒提兒足以冀其出口鼻皆
血因曉之曰此豈倒懸可出者乎速令抱正遂聞啼
聲蓋鍼以下咽不在喉矣因閱本草鐵畏朴硝遂得

一法用磁石一錢朴硝二錢並研為末令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藥末與服下午吞之至三鼓時解下一物瑩如萼菜潤滑無稜藥護其外撥視之則釘在其中矣乃京中釘鞋所用蘑菇釘也立方之意以硝非磁石則不能使藥附釘磁石非硝則不能逐釘速出非油則無以潤非蜜則未必滑吞合是四者則著者著逐者逐潤者潤同功合力裹護而出矣

嘗按物理小識亦載小兒誤吞鐵鍼以乳香荔枝朴

硝為末以犬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
皂莢硝砂雷敷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應即硝
砂也

一吏部無子妻極妒妾方坐蓐乃盤腸生妻暗將鍼刺
於腸上妾後覺腸有時刺痛難忍穩婆私告于妾妾
與吏部言之諸醫束手一全真曰我能治之用磁石
大塊從痛處引之引至于臍鍼從臍出妾竟無恙黃

鰲南公談

續金陵
瑣事

劉浴德號壺隱知醫洞庭葉雅南之細君五七日前偶
因事不順意意欲自斃遂吞布鍼十餘根因請箕仙
降筆云吾乃碧雲仙使始問曾吞鍼否又曰果則果
矣事則無事仙方不書凡方可治復問明書凡方良
久乃書問壺隱子因造劉問方劉教以櫟炭末三錢
用井水調服可下如未下可再服之乃曰愚意欲餌
磁石未審何如劉曰巨巨巨巨猶言不可也宜取磁石一
大塊置肛門外或庶幾焉如法治之鍼果出也續金陵瑣

事

百一選方以淨器盛新汲水一盞捧之面東默念云謹
請太上東流順水急急如南方大帝律令勅一氣念
七遍即吹一口氣入水中如此七吹以水飲患人立
下或用此呪水可以食鍼併竹刺較子和案中
呪頗簡易

諸骨哽喉用清水一碗以手指向水面虛寫天上金鷄
呌地下草鷄啼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龍化如滄
海二十五字口誦七七遍飲之立愈 又一法以清

水一碗用手指向水面虛寫鳥飛龍下魚化丹邱八

字飲之立効

並酉陽雜俎

劉浣隣人馬湘生兒數月偶遺金網巾圈子案上兒誤吞之哀泣不已湘求救於醫醫適出湘伺於門坐立不定或詢其子何疾驚惶如是湘以前事告或教以急買韭數莖熟而不斷與蠶豆同嚙之不過二次從大便出矣此法方書所不載故表之

北壕紀言

李奎治一人誤吞指爪喉哽幾殆奎令剪人指爪燬服

之立愈疑其古方奎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

者也聞者歎服

寧波府志

張子克治當塗郭祥正子患咳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張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

當有物也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

新安志

一富家子被雞骨哽百方莫治家人驚惶忽一叟至自云我有巧術但行手法取之不勞藥餌也許以千緡厚謝叟乃以絲綿裹白糖如梅大令其嚥下入喉間

留一半於外時時以手牽掣俾喉中作痒忽然痰涎涌出其骨黏於綿上遂如約酬之

續醫說

孫文垣治查良本內人怒後偶食魚頭骨哽於喉中即以饅頭粽肉等壓之骨雖下隨覺胸膈不快又服銷骨藥二帖已七日矣胸膈脹痛殊甚飲食悉從背下惡寒發熱脈之兩手弦數蓋骨哽之後用哽物壓之傷其胃腕必有瘀血停蓄膈間將食管逼向後故飲食覺從背下也但銷去瘀血使食管復原胸膈之痛

可瘳矣以五靈脂為君山查延胡索桃仁枳殼為臣
赤芍丹皮香附山梔為佐柴胡石菖蒲為使臨服入
韭汁一酒杯服後胸膈寬快大便瀉一次痛減大半
飲食乃從右下右邊胸膈畧痛吞物甚艱吐出痰皆
血腥氣改以山梔赤芍歸尾桃仁劉寄奴五靈脂丹
皮穿山甲入韭汁服之二帖全瘳

張景岳曰凡諸物哽於喉中或刺或骨必有鋒芒之逆
所以棘而不下凡下而逆者反而上之則順矣故治

此者當借飲食之勢涌而吐之使之上出則如拔刺之捷也若芒刺既深必欲推下非唯理勢不能必且遲延或飲食既消無可推送以致漸腫而害非細矣又曰凡諸骨哽或以錫糖一大塊滿口吞而嚥之或用韭菜煮畧熟勿切吞下一束即裹而下亦妙

高坡纂異載洪洞韓肅即忠定公之父也三歲時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殆盡其祖以神醫名視之曰無恙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之信遂定時日書壁間以

俟但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瘦骨立及期謂
家人曰兒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煮粥飲以
俟之既而腹果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出釘銳盡剋
又復絕逾時始甦歲餘獲安壽七十一卒

金陵秣陵鄉中一人姓李號守泉符水絕妙遠近求無
不立效其法命噀者坐自己佛堂中佛前放一盂淨
水令親屬往求燒符用法訖徐以小筭卜之云已愈
矣其人歸看淨水中所噀之物在內隨愈乃親見者

治法

案

景德鎮湖田市張婆女名婆兒因喫糍糕被噎而死氣
尚未絕須明日方斂守尸悲哭忽聞擊戶聲問為誰
曰我是河裏住人陳曾二也張曰何故夜深相過曰
知道婆兒不幸但扶策起坐將簪帚拍打背三下糍
便落腹可活矣張啟門稱謝了無所見試用其法不
食頃女腹如雷鳴即時安好迨曉尋訪陳曾二蓋七
年前溺河而死者鬼未受生猶懷惻隱存心如是張

乃命僧為薦拔之

夷堅志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九

錢塘魏之琇撰

蠱

有人行蠱毒毒以病人若欲知其姓名者以敗鼓皮燒作末飲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蠱家姓名可語之令呼

喚將去則愈治之亦有方

醫學綱目

干寶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蓑荷

置其席下士先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小走并令解之士先獲瘳世以此物為治蠱之良方

音 藁

穰藁荷草名本草所收也
通志畧出閩嶠

梅師方云凡中蠱毒或下血如鵝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即治之食人五臟即死欲知是蠱但令病人吐水沈者是浮者非也用敗鼓皮燒灰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蠱主姓名

本草綱目

夷方有蠱毒之害須袖中常帶當歸遇飲食訖即咀嚼

少許若有毒則即時嘔吐無不安然矣

漱石
閒談

生甘草五錢煎汁半溫飲之入咽即吐初中蠱毒入腹未久其虫未生得吐即出矣如恐未盡再煎五錢服之加麻油半盞更妙

食不輟醋盞不入肚又肘後方云馬兜鈴藤能逐蠱從小便出用至十兩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不瘥更服土人呼為三百兩銀藥

大蜘蛛一箇研爛生蜂蜜半盞和服蠱畏蜘蛛故用蜘蛛

蛛治蠱而蜘蛛有毒又用蜂蜜製之此方獨治金蠱

蠱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

麻鬱金服之不吐即下李侍郎燾初為雷郡推官鞠

獄得此方

范石湖集 升菴外
集有活人甚多句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

人有嘗至雷州途中遇毒而貌頗異自謂即斃得吉

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

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
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
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
昔有里媪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
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
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
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

投荒
雜錄

吉利草類石斛根類芍藥吳黃武中李侯以罪從合浦

入境遇蠱其奴吉利取此草解之遂以為名

即前之吉財也

常撫軍安己酉歲秉鉞西臬讞案有為蠱斃命者獄已定因檢卷閱之緣養蠱婦女覘富室貿易遠歸知其必攜財物倩隣媼詣其家初作問候狀後乘機藏蠱于指彈之立斃事主疑而執之送諸官究得其實據供婦女初嫁時已隨附十九蠱嫁後與伊夫又害六人復增至二十五蠱矣其所害六人旋察出確證者三挖土得尸骸者二其一即犯事之家予怪之而未

信次日提婦女復親鞠之歷歷不諱因令呈所養蠱
虫視之初出一竹筒空然無所有女稟法堂聽政之
所邪祟不敢入必呪祭司戶而後可如之則果現乃
蠕蠕赤虫耳遂令以足踐踏之如泥水吏曰却未滅
令婦女呼之蠱仍在筒中依然如前數於是訪所以
絕之之法用石函入蠱虫封以印紙投于江蠱乃滅
蓋蠱之為害甚毒有謂刺蝟能捕蠱虫使無遺匿殊
不知蠱之為類不一其最毒者雖刀斷石碎火焚土

理而蠱依然不滅多依附婦女中人立死死後財物
為蠱搬運以利養蠱者每害一人則增一蠱或云其
人被害魄即附而為蠱

宦遊
筆記

陳自明云兩廣山谷間有草曰胡蔓又曰斷腸亦有感
蛇毒致生惡菌名為定年藥有淫婦與北人交好者
別時陰以藥置飲食中仍戒之曰子必某時來若依
期而至彼復以藥解之若過期不往必死故謂之定
年藥如服神仙追毒丸一粒其病即瘥五倍子三兩

山茨菰二兩麝香三錢千金子去油一兩紅牙大戟
一兩半各為末用糯米煮濃飲為丸分為四十粒每
服一粒用井花水或薄荷湯磨服利一二次用粥止
之此丸能解一切毒一名太乙丹紫金丹一名神仙
太乙丹一名玉樞丹又名神仙解毒萬病丹宜於端
午重陽七夕合之須潔淨之所尤忌一切冲犯

諸蟲

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監食當死遂吞之

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為傷王病果愈王克論衡云蛭乃食血之蟲楚王殆有積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陶弘景曰楚王食寒蕒見蛭吞之果能去結積雖曰陰祐亦是

物性兼然

本草綱目

唐時京盛醫人吳元植治一婦人從夫南中還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致疾頻治不減請吳醫之吳揣知所患乃擇主人姨奶中謹密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

探吐以盆盂盛之當吐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
切不可令病人知之是誑紿也奶僕如約此疾頓除

北夢
瑣言

元載不飲酒人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即醉人謂可治取
鍼挑載鼻尖出一小青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

去此無患是日載飲一斗五日倍之

清賞錄

孫兆治向大王宮中有一宮人七太尉所寵也忽患一
疾凡惡心則吐蟲數條後乃頻作七太尉甚憖之累

治不瘥每用殺蟲藥則吐蟲愈多召孫診之孫曰六脈皆細非蟲脈也今雖吐出乃臟寒而蟲不安失居上膈因而吐出復用殺蟲藥蟲為藥所苦不能自安所以吐蟲愈多也孫遂用藥不三五服皆一色丸子蟲遂不吐明日再召孫至六脈漸大進前藥其病不作後求方乃硫黃附子各一兩並末糯米糊為丸每三十九米飲下

綱目

實材治一婦人病腹脹諸藥不効令解腹視之其皮黃

色光如鏡面乃燒瘕也先炙牛肉一斤令食後用生麻油調輕粉五分服之取下燒蟲一合如線如鬚狀後服安蟲散而愈

張子曰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主人

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攜熟藥寄他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竟胃中如蟲行一涌而出狀若小蜣螂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宿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

周漢卿治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

明史

鍾大延治一僧嗜鹽每食斤許衆醫雖知為蟲然服藥輒痛悶欲絕大延曰是蟲不受藥也當有以餌之以鹽筍乾用藥煮仍加以鹽令服越數日果嘔蟲數升

許而愈

寧波府志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妙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

也謬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喂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

愈

兩浙名賢錄

尹蓬頭者傳稱騎鐵鶴仙去蓋異人也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俱變醫人束手無藥可愈母鍾愛不能捨偶邀視之曰有瘡蟲尚可醫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母信其仙術決無戲言白之於父父大怒云胡說豈有公侯家女與一風道

士同宿之理後見女殊無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懇切
不已從之尹令紙糊一小室不許留孔設一榻不用
障令女去其裋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
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
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四
顧覓之不見曰從何處鑽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
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蟲出女口已入乳
母之腹也天明父母視之女之顏色已變尹大笑而

去後數月女方擇壻而乳母死矣

續金陵瑣事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此應聲蟲病也
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樞用小藍煎飲之即吐出其

蟲
續金陵瑣事

郭茂倩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
痛作已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
間每頭痛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
指抓壁血流滿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自剜取之

如是十日不已衆醫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
夜再服下瞑目寢如平昔至平旦下一行約三升許
如蝗蟲子三疾減半已刻又行如前則頓愈矣

本草
綱目

孫文垣治一婦人心痛唇紅痛則大發熱頭痛少頃出

汗脈大小不一

蟲脈

曰此蟲痛之症痛吐白沫可徵也

凡心腹痛而唇紅吐
白沫者多屬蟲症

檳榔川椒各二錢杏仁一錢五

分石菖蒲一錢烏梅七箇

太多

炮薑草豆仁陳皮各五

分山梔一錢一帖痛減半再服痛全愈

閨廬樓乃政體肥性躁患痛風手不能櫛沐足不能步

履痛處畧腫呻吟喊叫

此風木生蟲也

凡治七越月不減孫

診之曰濕痰凝滯經絡作痛

猶錯也

醫作血虛投以補

劑宜其不愈乃用二陳湯加烏藥葉蒼朮僵蠶海桐

皮南星服至六帖遂不肯藥強之曰醫以療痛今反

加痛吾何藥焉時已申刻知其驕蹇性成亦不再強

改以羌花醋炒過三分海金沙一錢為末白湯調下

仿更衣丸意

至晚瀉一次下稠痰半盞足痛減大半稍能

動止初更後忽腹中大痛促進診行至後堂家人出
曰病者卒矣曰此必痛厥非竟死也

臨症者不可不知

且視

之至則冷汗淋漓兀坐溺器面青息斷診之手冷如
冰六脈俱在但沉伏耳知為痛極使然用薑湯灌之
乃甦徐語侍女適來腹中痛甚火氣迸出肛門如焚
大响一聲不知瀉下何物視之乃血鯁一條長六寸
潤半寸餘鱗目悉具尚能游動衆問如何曰此尤物
也得下幸耳但下劑實為行痰初不知其有蟲如是

蓋芫花乃殺蟲之品故偶中亦病人之福也次日手足皆能動仍以二陳湯加苡仁紅花五加皮四帖脫然

葉潤齋年近四十心膈嘈雜好啖肉尤好雞一日不可缺缺即心浮力倦神魂無措必急得乃已大嚼入腹腹又大痛痛極則吐酸水稠涎然後稍定少頃又思啖矣其痛苦之態喊叫之聲聞見酸鼻而彼則甘心焉或勸其勿啖肉謂久病脾虛肉入難化故作楚也

曰吾豈不知蓋痛雖苦尚能熬若嘈囀則遍身淫淫
蘇蘇左右無可奈何手足無所把捉頃刻不能自存
有逾于死也孫診之六脈大小不等觀其色唇紅面
黃曰據色脈乃蟲病也先與雄黃丸一服改以膩粉
五分史君子未一錢用雞子打餅五更空心飼之
錄辰刻下長蟻十條內有二大者長尺有咫自首貫
尾皆紅下午又下小蟲百餘自此不嗜肉而嘈囀良
愈

龔子才治一婦年四旬心胃刺痛時痛時止

蟲痛

不思飲

食食即吐手足厥冷胸中痞悶口乾作渴曰此胃中
有蟲也以二陳湯加枳榔枳實烏梅花椒黑薑苦楝
根皮生薑煎一服下蟲一大碗而愈

孫一奎在吳下時有吳生諱震者博雅士也一日偶談
及鼓脹吳乃詰予曰鼓有蟲否乎予卒不敢應俛思
久之對曰或有之本事方云臍腹四肢悉腫者為水
只腹脹而四肢不腫者為蠱注曰蠱即鼓脹也由是

大ニクニ

生小蟲多者十五六條蟲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
令人脹而死哉惜諸書未有言及者予後至淮陰有
王鄉官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
如稍爪發熱晝夜不退已年半矣醫惟以發熱消脹
之劑投之其脹愈甚喉中兩耳俱瘡診其脈滑數望
其唇則紅其腹則痛又多嗜肥甘

腹痛而唇紅好
啖者皆屬蟲

因

思凡腹痛者唇色必淡不嗜飲食今其若此得非蟲
乎遂與阿魏積氣丸服之下蟲數十大者數條小者

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脹漸消三下而愈益信前

聞之不虛也

景岳
全書

李士材治侯給諫腹中嘈痛按其左脇手不可近凡飲

食到口喉間若有一物接之者然曰脈大而數腹痛

嘔涎面色痿黃此虛而有濕濕熱相兼蟲乃生焉當

兼人參湯送枳黃丸以下蟲積蟲若不去雖服補湯

竟何益乎病家畏謹之甚不敢輕投終莫能起

何不
改用

平善殺

蟲之劑

張遠公三年久嗽服藥無功委命待盡姑乞診之問曰
饑時胸中痛否曰大痛視其上唇白點如粃者十餘
處此蟲嚙其肺也用百部膏一味加烏梅檳榔與服
不十日而痛若失咳頓止令其家人從淨桶中覓之
有寸白蟲四十餘條自此永不復發

立齋案云上唇
白點蟲蝕上部

下唇白點
蟲蝕下部

王海藏云有楊時者因患風氣衝心飲食吐逆遍身枯
瘦日服萬病紫苑丸至二十日瀉出肉塊蝦蟇五六

枚白膿二升愈又趙侍郎先食後吐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亦服萬病紫菀丸瀉出青蛇五七條下惡膿三
升方愈紫菀丸即厚朴丸加羌活獨活防風是也厚
朴丸厚朴蜀椒川烏頭紫菀吳茱萸菖蒲柴胡桔梗
茯苓官桂皂角乾薑人參黃連巴豆霜

益昌伶人劉清嘯一娼名曰花翠年逾笄病好食生米
否則終日不樂至憔悴萎黃不思飲食惠民局監趙
尹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為末蒸餅丸梧子大

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飲下日三服兩旬而愈蓋生米留滯腸胃受濕則穀不磨至生蟲蒼朮能去濕溫胃

消穀也

楊氏家藏經驗方本草綱目

戴元禮奉太祖命往治燕王患瘕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

明史

葛可久治一人患腹痛脈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視熟寐吾鍼之忽今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故家人

証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醇酒自散矣患者喜引觴
劇飲沈酣而卧家人亟報葛以鍼刺其患處病者驚
寤俾以藥餌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鍼
所中也病遂愈

黃日升蓮
憲類記

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
鬼瘼藜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

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

覽餘
漫抄

山野人好嚙虱在腹生者為虱癥用敗梳敗篦各一枚

各破作兩分以一分燒研以一分用水五升煮取一升調服即下出

張路玉曰近有女子欬逆腹痛後忽喜呼叫初是呀呬連聲漸至呶唔不已變易不常或如母雞聲或如水蛙鳴或如舟人打號每作數十聲日發十餘次忍之則胸中悶悶不安此為呬蟲即應聲蟲之類也復有一人忽發熱痞滿後常兀兀欲吐吐中必有蟲數枚狀如蝦形跳躍不已諸治不應或令服銅綠涌之不

過二三度遂絕不復見矣

黃履素曰人陰毛中生虱名八角子貼伏毛根最痒惱人相傳此虱不醫延及頭髮眉毛其人當死治法以生銀杏搗爛敷合毛上隔宿其虱盡死予少年曾患此法神效有友為予言生此虱者運會將否之兆予患此之後抱病十餘年備嘗苦楚其言果驗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虻蚋凡蟲皆然有人患腦痛為蟲所食或教桃葉作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甕嘴人

莫能識其名

避齋
閒覽

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然無事夏月臭爛痛不可言遇一
道人云爾因行草上惹蛇交遺瀝瘡中有蛇兒冬伏
夏出故也以生蝦蟇搗敷之日三換凡三日一小蛇
自瘡中出以鐵鉗取之其病遂愈

撫青雜說
醫說

至順辛未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筍歸覺手粘如飴
一時不暇洗盥既剥筍殼又以齒嚙之由是成癰產
蛇而死蓋受蛇遺之毒也

靜齋至正直
記孔行素

張子和治酒官楊仲臣病心氣痛此人常好飲酒初飲
三二杯必奔走跛懶兩足三五十次其酒稍散方能
復席飲至前量一醉必五七次至明嘔青黃水數日
後變魚腥臭六七日始安張曰宜涌乃吐蟲一條赤
黃色長六七寸口目鼻皆全兩目膜瞞狀如蛇類以
鹽淹乾示人

張子和曰予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脹如鼓飲食乍進
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嘔吐且三年矣師巫覡符咒無

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
磔於大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
憤眩瞢不知人枕於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
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蟲兩袖裏其手按
蟲頭極力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
人其婦遂愈蟲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
得吐法耳

小校畢聯元偃師人得奇疾左股痛不可忍呻吟累月

有僧詣門丐食問其所苦曰此肉鰻也早治可活今病深矣因刺其膝出小蛇十餘條僧持之去逾數日

蛇復涌出竟死焉

三岡
藏畧

陸肖愚治陳曙光患饑必食肉方解否則遍腹淫走身體如在空中每食肉初一齋必滿心如箭攢作痛至數齋方定少則頻饑多則不能尅化而作瀉醫治半年肌削骨立脈之六部皆弱而浮沉大小遲數不等面黃而帶青紋曰此患蟲耳可立拯之令購史君子

肉半斤猪精肉半斤同煮俟肉極熟去史君子入臍粉一錢令連汁頓食之初食亦如箭攢食後半日不饑至五更下盆許昏蟲有全者有半爛者間有活動者宿疾頓除乃以參苓白朮等調理禁其一年勿食肉遂全安

浦南一人少時每向溪邊拾蚌三旬外患腸痛痛時幾不欲生發必三四日偶一僧過其門聞其叫號出藥七丸大如菜子用白湯送下少頃下蟲二三十作紅

白色其形如蚌旋愈後二年死

雲間雜誌
無名氏

薛立齋治一男子患腹痛熱則痛甚諸藥不應半年後
腹加腫脹面色痿黃診其脈不洪滑非癰也詢之云
始于渴甚俯飲澗水意其誤吞水蛭而然令取河泥
為丸空心用水送下百丸果下水蛭而愈又一子因
跌溝中腹作痛服積驚等藥不應亦依前症療之而
愈

一婦人于壁上取雞翎卷耳適蜈蚣生子在翎上帶入

耳中生小蜈蚣穿腦內且痛且痒百藥莫効夢神人傳一方令炒雞肉熟置一器內留一小孔蓋上令病者以耳受之雞氣熏入蜈蚣悉攢雞肉上其病立愈

廣筆記

錢國賓治周氏子業儒年二十脚掌常腫生黃泡數十水出即愈及昏厥之症不時常發偶家宴忽然仆地延診按諸經脈動獨腎濡數或亂或靜因思濡生濕也數主熱也亂主蟲動也靜主蟲伏也脚掌生瘡屬

腎也是腎經濕熱生蟲蟲氣上攻昏厥以雄黃九巴
霜鬱金大黃各五分煉蜜為丸萊豆大雄黃為衣薑
湯送十五丸以薑湯再催蟲化如膠黑汁解于露地
數堆後用冷米湯補之恐防再舉又食榧子一二升
遂不復發

濟寧店主女年十八勞病三載體瘦神昏疾日重矣視
其形神憔悴眼露光芒六脈雜亂細問起居女曰腹
中常隱隱痛喜食糖果及看面生白點方知是蟲也

非勞也與雄黃九十九粒栝榔湯下至午不動又催
五丸腹中大响下蟲百餘形如土鼈上有魚鱗下有
黑嘴四足能動此女昏暈半日方醒飲以薄粥用人
參當歸栝榔紫蘇赤茯苓各一錢丁香五箇烏梅一
箇數服除蟲之根又與調理方而別

錢案

茗中唐國學子年十八骨立修長而乏肌肉面白筋青
小腹近脇微痛已經多醫莫知其症乍長乍短蟲之
候也而白青暴露肝之病也近脇微痛肝之地也遂

知肝內濕熱生蟲薄蝕久矣而以煨存性肥皂子一兩蘆薈一錢共末每日糖湯調下一錢飼蟲受藥便于露地日日一堆蟲化膠厚青苔二十五日蟲盡服參耆歸朮收功兩月身體大壯

全上

蔣仲芳曰姚軼指歸年二十餘骨蒸潮熱乾咳口乾百治無効遇一方士曰肺中有蟲今當盛夏正可引出即用童子雞一隻去毛雜煮熟貯漆盤中以盤蓋半

開半閉俟病睡著以半開處置病人鼻邊覺來即將盤蓋蓋緊侵晨用水一大桶置盤水底揭開視其雞上小蟲有翅無翅者二三百即傾在長流水中第二夜用雞引之又去蟲七八十蟲盡而病愈至今無恙予意雞喜食蟲故蟲亦喜食雞正如蜈蚣與雞相仇之意煮熟者取其香盛夏則蟲四散睡著不動則蟲聞香易出付之長流水者欲其去而永不來也後試他人亦驗然其要處不可令病人先知恐蟲亦知而

避去耳

王宇泰曰汪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曰不知也汪曰節齋為四川叅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效日甚一日聞峨眉有道者善醫然不可致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詣之道者望見即驚曰病深矣既坐問公於服餌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

齋遽投檄歸至吳閭輒大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
于舟中王曰本草稱龜甲所立大率破癥瘕已瘡痔
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自丹邱綱目內私意立
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纖毫之益且有害若是
可不戒乎

醫暇卮言
程雲來

蛇症

孫文垣治馬迪菴內人原以飲食過傷又為風寒外襲
或以內傷外感治之致五更發熱

盛于陽分

唇燥胸中衝

跳不已手足皆冷

熱厥

脈兩寸俱滑數

寸盛是火上衝

曰此奇

痰症也

杜撰

以小陷胸湯加白芍蘿蔔子前胡酒苓二

帖次早大便行下虵蟲八條

却不見有奇痰

胸中即不衝跳

但覺力怯再診之兩寸減半尺脈稍起以二陳湯加

白朮白芍酒苓調理後四帖加當歸全愈

琇按此由發散迴別擾動其火上衝胸跳虵亦不

安而欲出以小陷胸湯投之則黃連之苦寒能降

火薑仁之甘寒能清火枳實之峻削能攻下病去

厥止虺亦從而下行其力怯良由攻之猛耳非真有奇疾為病也孫君平生常以疾拂病其不經處類多如此

張景岳治王氏少婦年未二旬素喜瓜果生冷常病心腹痛每發必數日不食後數年發必吐虺初吐尚少既而日多每吐必一二十條每發必旬日不食醫者但只知攻蟲旋去旋有百藥不瘳察其脈症因知其傷于生冷致脾胃虛寒陰濕氣聚故為是症使不溫

胃養脾以杜寒濕生化之源蟲去復生終無濟也乃製溫臟丸與之藥未完而病愈後仍耽生菓舊病復作與前藥而安

原注凡治蟲之法但察其別無痞熱等症者悉以溫補脾胃為主

中毒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隣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曰竹雞

喫半夏必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甦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鄴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名醫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專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捩

而汁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
梨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惟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
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
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
僕馬錢帛廣延譽官至太僕卿

北夢瑣言
見筠齋漫錄

紹興十九年三月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攜一僕
僕病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
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胙

頗醉乃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吟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洗冤錄出甲志見

醫說

黃啟東治分巡檢事戚公過縣晨興欲發忽疾作不語

呼黃視之黃曰脈與症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黃曰此必食後就寢有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為處劑投之立甦戚猶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蜈

蚣三枚自榻頂下

湖廣通志

盛啟東明初為御醫晨值御藥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之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盛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盛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

明史

凌漢章歸安人為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
氣垂絕凌嗟嘆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
道人鍼其左股立甦曰此人毒氣內攻非死也毒散
自生耳因授凌鍼術治疾無不效

明史

張鄭西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叢甚嫩
好以為天花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
日已婢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
盡化為水流滿牀下迹至山中木耳處掘之得一蛇

大如桶殺之

戒菴漫筆
李詡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旗子子相少服兔絲子十數年
所服至多飲食倍常血氣充盛覺背腫赤焮乃大疽
也適四五月金銀花開乃取花依良方所載法服之
計已數斤背腫盡消以是非獨金石之藥不可妄服
即兔絲亦能致疾也

按是人或過於酒色或傷於鬱怒遂致此症未必
由服兔絲也然藥物久服亦多致偏勝之患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窰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師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服嚼之汁一咽而甦更與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服細物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卧削蘆服一片著火中即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服時預暴乾為末備急用亦可

續夷堅志

嘉靖四十三年陝西遊僧武如香挾妖術至昌黎縣民

張柱家見其妻美設飯間呼其全家同坐將紅散入飯內食之少頃舉家昏迷任其姦污復將魔法吹入柱耳中柱發狂惑見舉家皆是妖鬼盡行殺死凡一十六人並無血迹官司執柱囚之十餘日柱吐痰二碗許問其故乃知所殺者皆是父母兄嫂妻子姊妹也柱與如香皆論死世宗命榜示天下觀此妖藥亦是莨菪之流耳唐安祿山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醉而坑之

本草綱目

王思中治海鹽彭氏巨室也其媳方婚而病煩懣欲絕

諸醫莫知所為思中診視令盡去帷幔窻櫺并房中

什器蜜糊蟹臍炙脆研入藥中服之頻痊

吳江縣志
此中漆毒也

姚福庚已編云太倉民家得三足鼈命婦烹食畢入卧

少頃形化為血水止存髮耳隣人疑其婦謀害訟之

官時知縣黃廷宣鞠問不決乃別取三足鼈令婦如

前烹治取死囚食之入獄亦化如前人遂辨其獄按

爾雅鼈三足名能又山海經云從水多三足鼈食之

無蠱近亦有人誤食而無恙者何哉

本草綱目

吉安朱氏有為子腹痛人教以取棟樹東南根煎湯者其子初不肯服其父撻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

面之根能殺人朱氏不考古之誤也今醫家用桑白

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慎哉

靜齋至正直記孔行素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于口歲餘忽夢

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

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驍栗暇筆

姚應鳳治一人患身痛左臂似有係之者應鳳曰君食

肉中鼠毒右臂生鼠用刀決之有鼠墜地而逸

錢塘縣志

龔子才治一男子倏然低頭徃暗處藏身不言問亦不

答飲食俱背人竊啖人見之則食不下諸人以為中

邪用三牲祭之其物經宿乃妻食之病亦如是諸醫

莫識龔知必中鼠涎有大毒也以吳茱萸塞入貓口

貓涎自出將茱萸令夫婦服之悉愈

一藥室家人正判藥忽仆地不省人事諸人以為中風

痰厥龔曰此非病也以藥氣熏蒸中於藥毒令以甘

草煎湯灌之立醒

與穢啟東
症治同

一婦人以燒酒貯錫壺內經旬取服止飲一小鍾即醉
悶不省人事衆莫能識其症龔曰此中鉛毒也令以
陳土攪水澄清入甘草煎湯灌之即醒

吳孚先治一人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或作陰
症或作熱厥或作中風或作痰治俱不效吳診之消
息再四問前者曾食何物其家人曰前日晚間曾食

猪肺乃恍然令以忍冬花二兩煎湯灌之旋瘳蓋所食乃瘟猪肺也

有人好食豆腐中毒不能治延醫至中途遇作腐人家相爭因妻誤將菜菔湯置鍋中腐便不成醫得其說

以菜菔湯下藥而愈

醫說續編

唐李寶臣為妓人置菫

音靳即烏頭也

于液寶臣飲之即瘳三

日死又唐武后置菫于食賀蘭氏服之暴死

全上

劉立之治一婦人病腰痛已歷年諸藥不効劉診之云

病雖危殆然一夕可安主人訝焉乃請其藥答曰不須藥但用鉛粉二三十兩壯士五人大鈴五七枚足矣于是主家悉備劉命撒牀帳幔移置屋中以米飲和粉置病婦腰週迴令其舒卧壯士一人負鈴遶牀急走使其聲不絕人倦即易之至夜半後其婦稍能自起立既而腰痛頓釋舉家拜云師神醫也願聞其意劉云此病因服水銀所致然水銀客腰竅間不能出故疼不已今用鉛粉粉乃水銀所化為金之母取

金音以母呼子母子合德出投粉中則病愈矣

醫史
醫

說續
編

明太祖制曰醫人王允堅賣藥為生錦衣衛監犯厨子
王宗自知罪不可逃慮恐刃加于頸令家人買毒藥
王允堅即時賣與隱飯中入外監門力士楊受財放
入內監門力士郭觀保驗出外監者慌忙反說內監
者易其藥朕鞠之郭觀保曰彼往賣藥王允堅家買
者朕令王允堅挈至乃黑藥一丸因授與王允堅自

吞服之久毒不作朕知易藥矣謂允堅曰前賣此藥何顏色允堅曰紅丸曰幾枚對曰三枚噫毒本三丸色赤今止一丸色且黑何也于是急遣人取至果赤色隨令王允堅吞服本人持藥在手顏色為之變其態憂驚猶豫未吞督之乃服既服後隨謂之曰此藥以何料成曰砒霜巴豆飯粘為丸硃砂為衣曰服後何時人喪曰半晝語既久堅淚墮朕謂曰爾所以淒涼者畏死如此乎曰一子見軍一子在外故悲焉嗚

呼其王允堅初賣毒藥毒人及其自服也藥方入腹
眷戀之情畏死之狀一時發見嗚呼愚哉至此而若
此亦何濟哉然終不以此藥致本人之死何故若督
令服此藥而死是藥之也解而後刑之法也隨問允
堅此毒還可解乎曰可何物可曰涼水生豆汁熟豆
湯可朕謂曰此解不速餘何速解曰糞清揀涼水糞
清用多少曰一雞子於是遣人取至候毒作方與解
之少頃允堅身不自寧手搔上下摩腹四顧張皇朕

謂曰毒患發乎曰五臟不寧心熱氣升曰此毒身死
傷何經絡允堅對曰五臟先壞命絕矣身墨黑謂曰
幾時可解何時不解曰三時候不解朕見毒作令人
與之解本人痛利數番其毒潔然人復如初明日梟
首以正其罪嗚呼昔者古人制藥惟積陰陽以生人
今之貨藥者惟務生理不施陰陽少有逆其意者沽
名恐詐者有之即時毒害者有之圖利而賣與人傷
生者有之噫如此不才者犯法遭刑而殺身亡家者

非止一人而已京市貨藥者往往不戒蹈襲前非將
奈之何此誥一出所在貨藥之人聽朕言者推己以
及人永為多福不然此刑此犯有不可逃者 三編

周櫟園曰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
平絕迹北里突生天庖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
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庖瘡者
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庖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
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為毒氣所

歸君之患必緣于此衆皆以為然夫忍于殤人之子
以自裨益仁者尚不為況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
此可不知所戒哉

原注江南皆以胞衣為人所食者
兒多不育惟京師不甚論書影

陳自明治二男子剝自死牛即日遍身患紫疱不計其
數已而俱憤各灌神仙追毒丸一錢吐瀉而甦一藥

不下者而死

方見
盛門

吳內翰備急方云全椒醫高照一子無賴父笞之遂服
砒霜自毒大渴利腹脹欲裂余教令服此藥以水調

隨所欲飲與之不數碗即利而安其方用白扁豆晒乾為細末新汲水調下二三錢匕

凡中毒及附子烏頭河豚之類一切藥毒皆可治用多年壁土熱湯泡攪之令濁少頃乘熱去脚取飲不省人事者灌之甚妙

北夢瑣言有人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樅汁服之即愈或云楓樹菌食之令人多笑

來安縣李主簿絃元度云白塔寨丁未春有二卒一候

兵同食河豚既醉燒子併食之遂皆中毒人急以告
巡檢二卒已困殆倉卒無藥用或人之說獨以麻油
灌候兵者油既多大吐毒物盡出腹間頓覺以此竟
無恙

集成

朱丹溪解毒藥方用五倍子二兩重研細用無灰酒
溫調服毒在上即吐在下即瀉

醫說續編

一人喫水銀僵死微有喘息肢體如冰聞葛可久治奇
疾往候之可久視之曰得白金二百兩可治病家謝

以貧故不能重酬可久笑曰欲得白金煮湯治耳已而扣富者乃得之且囑之曰熱浴體時如手足動當來告我有頃手足引動往告之復謂曰眼動及能起坐悉來告我如其言乃取川椒二斤置漚桶中坐病人其上久之病脫出其水銀已入椒矣蓋銀湯能動水銀而不滯川椒能來水銀而聚之吁人謂可久之術良惜乎不多傳也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于此可徵矣

醫說續編 可與
劉某治案同參

繆仲淳曰莊欽之平日素壯實善啖丁巳四月忽患泄瀉凡藥粥蔬菜入喉覺如鍼刺下咽即辣因而滿腹絞辣隨覺腹中有氣先從左升次即右升氤氲遍腹即欲如廁彈響大泄糞門恍如火灼一陣甫畢一陣繼之更番逾時方得離廁諦視所下皆清水盈器白脂上浮所飲食俱不化而出甚至夢中大遺了不收攝諸醫或云停滯或云受暑或云中寒百藥雜投竟如沃石約月餘大肉盡脫束手待斃余仲夏末偶過

金壇診其脈洪大而數知為火熱所生病為疏一方
用川連三錢白芍五錢橘紅二錢車前扁豆茯苓石
斛各三錢炙甘草一錢祝其煎成將井水澄冷加童
便一杯始服臨別囑其此方勿以示人恐時師見之
大笑不已也若為軀命計須堅信服之耳彼却衆醫
恪服藥方入喉恍如飲薄荷汁隱隱沁入心脾腹中
似別成一清涼世界甫一劑夜卧達旦洞瀉頓止連
服三劑大便秘實前泄時凡飲食溫者下咽遂覺氣

升即欲大解一切俱以冷進為快至是覺惡心畏冷
得溫乃安曰此火退之徵也前方加人參二錢半蓮
肉四十粒紅麴一錢五分黃耆三錢升麻五分黃連
減半五六劑後去升麻又三十餘劑瀉久止而脾氣
困頓不知饑飽且少飲茶湯覺腸滿急脹如欲寸裂
曰此大瀉之後下多亡陰也法宜用補倘用香燥取
快暫時元氣受傷必成鼓脹不可為矣為疏丸方用
人參五兩白芍六兩炙甘草一兩五味六兩黃耆五

兩芡肉五兩山藥五兩熟地八兩牛膝六兩紫河車
二具蜜丸空心饑時各一服並日進前湯方或時去
黃連幾三年始知饑而嗜食體亦漸豐矣其病初平
勸其絕慾因出妾得盡發家人祕謀乃知向之暴泄
由中巴豆毒本草中巴豆毒者黃連冷水解之余用
大濟黃連冷服正為對治時師即信為火用連不過
七八分至錢許止矣况一月之瀉敢用連至三錢乎
此余所以祝其勿出以示人之故也

廣筆記

余治欽之泄止後恐其元氣下陷急宜升舉用升麻以
提之初不知其為中毒也乃因用升麻太早至濁氣
混于上焦胸中時覺似辣非辣似嘈非嘈迷悶不可
名狀有時滴酒入腹或啖一切辛溫者更冤苦不勝
莊一生知其故曰此病在上焦湯液入口即下注恐
未易奏功宜以噲化丸治之用貝母五錢苦參一兩
真龍腦薄荷葉二錢沉香四錢人參五錢為極細末
蜜丸彈子大午食後臨卧時各噲化一丸甫四丸胸

中恍如有物推下三年所苦一朝若失

同上

丹石毒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塚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

鑿看果墓礬石滿塋

容齋四筆

按仲宣元識若此何仲景預告以眉髮脫落而不之信耶事見舊案第文太畧

洪容齋云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

湯三益教以服礬石丸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
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津
液皆竭迨于捐館偶見前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
來者

同上

按陰虛火盛之人初服桂附薑萸等燥熱剛藥始
則甚得其力所謂劫治也昧不知止久而決裂莫
可挽回余目擊其敝者數十人矣此亦與初服礬
石丸而飲啖日進同也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治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令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纔進兩盂安常曰某煮此藥銖兩升合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入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瓶飲盡遂強如初

獨醒雜志
曾達臣

虞都巡者曾達臣先人同僚也自言常服石燕其法取雄者十枚煨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煨既煨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嗽嚥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才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為其所毒者

同上

臨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烏附藥晚年發背疽

醫悉歸罪丹石服解毒藥不効瘍醫老祝脈之曰此乃極症正當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湯乃用小劑試之復作大劑三日後用膏敷貼半月而瘡平凡服三

建湯一百五十服

齊東野語人必誠陰之體故耐大熱之劑

見本草綱目

意其

張路玉治孫古修誤服伏火丹砂中毒察其本元素虧

近因虛火上炎舌下腫脹延及兩頤醫用苦寒清熱太過神思不寧藥中每服加丹砂五錢甫進一劑覺胸中有物觸者數次請政於醫復出丹砂視之色黑

而晦醫令易砂更服四劑日夜煩躁不寧背時洒淅
惡寒頭面烘熱大汗脛膝逆冷如水忽忽氣逆欲絕
張診之六脈澁數模糊次驗唇舌俱色如汙泥而腫
厚濕滑若係熱極似陰必無濕滑之理若係寒犯三
陰必無久厚之理惟酒食內蘊微翳色現有之審其
二便調適胸腹柔和決無食停胃腑之理以脈合症
洵為陰受熱鬱最急者恐其喘吁欲脫乃以生脈六
味合劑以救肺腎一服神稍安汗稍斂再進人事稍

知稀糜稍進猶未言及伏火砂也見其舌沿稍轉微紅而氣微足冷如故前方入桂心五分五味數粒服後足稍溫和氣稍接續語稍有次方詳述伏火砂之誤前方減去地黃桂心五味入棗仁秋石人中黃俟解丹砂之毒三服舌轉微紅雖未鮮潔而伏毒漸解緣兩尺弦細乃去人中黃仍用地黃以填補下元而愈

羅謙甫曰僧闍仲章服火煉丹砂二粒項出小瘡腫痛

不任牙痒不能嚼物服涼膈散半斤始緩後飲酒輒發藥以寒涼之劑則緩終身不愈

何橫涇好色平居進熱劑偶與方靈谷對奕呼小童取一釐散來童誤聽為七釐也何時扣子布算不及觀遽服之是夕卒于書齋後十餘年孫理庵倩居其室偶至書齋見一人仰卧榻上問之答曰我何橫涇也

孫大駭疾走不十日卒

雲間雜誌
無名氏

秀州張生本郡中虞侯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

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遂用醫著俗呼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謂丞曰此服丹藥毒所致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服一暖藥況于丹乎何妄言若是病人聞之亟呼曰其說是也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服大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貯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母竟以是終

李日華六
研齋筆記

陳良甫治一富室男子鼻血不止六脈洪數究竟云服
丹藥太過遂用黃連黃芩大黃為末水煎服愈調服
亦可良方

無錫華氏年六十患背瘡潰發大如旋盤而色赤想是
平日多服金石藥毒發所致問之果然因令侵晨飲
羊血三五升始用退熱解毒生氣血之劑熳以生肌
膏半月後肌生膿少予因歸令服此藥百餘貼方可

全安一月後復來招往視其瘡皮肉已堅厚如常但食少無力因問前日之藥服幾何曰瘡將平遂止不服脈之沉微甚因知其氣血只可供給瘡平而已于真氣則已竭不可治即古人所謂死於瘡結痂之後果不出半月而死此膿出後之虛若因虛而發癰疽者亦然

藥要
或問

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

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
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
大以興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
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

張邦基
墨莊漫

錄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
日充實飲啖兼人居吳下每以強自誇有醫周公輔
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拱

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頷與胸背畧平十日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畧有丹砂蓋積于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之服唯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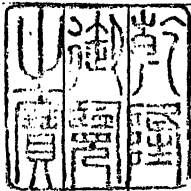
戒矣

避暑錄
夢得少蘊 業

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子
橐為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

子可不戒哉

泊宅編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九